

留俄歸國北伐行（三）

劉 航 西

戰地同袍甘苦共嘗

民國十七年五月十一日晨出發經古店冉莊、張李莊、王莊五里屯到林馬莊宿營，離肥城約七十餘里。天熱路上甚少茶賣，鄉人見軍隊猶有懼色。後經我們沿途向他們解釋，革命軍係救民的軍隊，不會擾民，始敢拿茶水及食物來賣。王莊本有很多茶舖，當時都已關起門了，在路上常見士兵偶然買到食物，都是盡量分給同袍共食，毫無吝嗇。譬如香煙，在前方也不是經常能買到，倘某一士兵買到一、二包香煙，除他自己抽出一枝自用外，其餘的常是當場分給其他士兵，直至分完為止。其豪情慷慨，實出我人意料之外。以吾人觀察所得，戰時的士兵，生死且置之度外，何有於身外物，故能有物共用，有食共享，其具有豪俠型的人生觀，亦甚自然也。

十二日晨七時，從林馬莊出發到老廟（即二郎廟，又名三印店）宿營。兩地相距約五十里。沿途風頗大，田畝麥穗給風吹得麥浪起伏，如萬頃波濤，煞是好看。山東境內之山，類多灌灌，甚少有樹木者。有樹木之處，非鄉村即墓地，難

得林蔭之處。日常步行在陽光曝曬之路上，又缺水源，長途跋涉，人馬疲勞，因此驟馬倒斃者不在少數。人民文盲佔百分之九十八、九以上，智識錮閉，不知我們為何隊伍，常問我們是蔣大人還是奉大人的（指奉軍），至為可笑。在二郎廟休息三天候命出發，因刮大風，飛沙走石，不便出外，悶住小茅房中，翻閱書報，以為消遣。晚上接通報，知倭軍於五月十日，從西門爬上濟南城內，將我受傷官兵，排列成行，以機鎗射殺之，如此殘酷，令人髮指。通報上並說許逆賊臨退時留有便衣隊百餘人，準備混入城內搗亂，散放毒藥在井中，並以飛機拋下有毒藥之劑包云。傷天害理，莫此為甚，誠神人所共憤，天地之所不容也。十四日接軍部參謀處通報，知我軍已於十二日佔領德州，七日晉軍佔領保定附近地區，並悉倭軍仍不時在濟南放槍殘殺民眾。濟南人民逃出時，每人祇准隨帶五元，多則盡遭沒收。

兇惡殘暴，可謂至極。乘暇起草反日宣傳大綱，以便印發作熱烈的反日宣傳運動。聞總部在泰安已公開作反日宣傳云。下午二十五師政訓處關主任來，洽談處務事宜，並商討有關宣傳工作進行

事項。原奉命五月十五日開拔渡河北進，後來因爲糧食不繼，仍在原駐地休息，乘暇派人到阮上縣城（離駐地十八里）取總政訓處發下之宣傳品，因該批宣傳品尚未運到該處，空走一遭，在此發了一件反日通電。晚上接到通令定於明日向平陰縣前進，預備渡河。又接通報謂張作霖來電求和，現已逃出關外。閻錫山將進入北京，代總部移駐東阿，總指揮部在兗州云。

十六日晨八時半由二郎廟出發，步行六十里，經溝頭、劉家所、隋城，到三旺宿營。人民見到我軍總是稱老總。附近一帶人民有不少是養蠶的，也許就是著名的山東綢的來源之一罷。我們到十六日止，已經三渡汶河了（因倭軍的阻撓經過三渡而三退）。聞本地人說陳調元部隊曾在此肆行搶掠，第二集團軍某部亦會在此騷擾，故我們到此時，什麼都沒有賣。翌日晨八時半出發，經孔村十里堡等地到平陰縣宿營。兩地相距約七十里，因天熱且久晴未雨，路上塵灰飛揚，行人苦之。今日（十七日）消息頗多。聞張作霖通電以息內爭一致對外為詞，率部退出關外。其他在山東部隊，除孫傳芳部隊及奉軍嫡系外，均不准出關。

中云。又傳十四日日騎兵二十餘曾到長青縣搜索一番之後，即砍斷該處電線柱而去。並在濟南城外炮焚燬芙蓉巷鋪屋不少。我軍攻下德州，業已證實。聞馬廠亦已克服。又我第三軍報告說：日軍尚未退。當日軍退出濟南時，聲明是張宗昌請他們來的，一切事情均應由張宗昌負責云。因日軍在濟南橫行不法，已引起國際注意。聞英、美特爲此派有戰艦在青島監視倭軍云。

十八日晨九時出發在平陰之北約五里地方渡河（黃河），以無橋，均以船載渡，費時不少，予與伍科員先渡，在彼岸攝影軍部渡河情形，以資紀念。經八里莊范家寨到石佛屯宿營，約行三十五里，沿途泥灰沒脰，天氣又熱，苦甚。聞土人說，敵我兩方部隊，從此地經過者連續二十八日，加之奉軍肆意搶掠，以至十室九空，幾乎連水都沒有喝。今日修改反日標語，發給各級政訓處繕貼。這裏一片荒涼，距離後方又遠，此後糧食供給，至感困難。十九日晨六時半出發，經佛堂二十里鋪前後唐窪到大辛庄宿營，因糧食缺乏，今日開始食稀飯及糠穀爲餐。渡河以後，一片廣大平原，望不見山。惟常見巍然高聳的十字架之建築物，蓋耶教堂也。這一帶地方泥土雖厚，而缺雨水，故常鬧旱災。翌日五時出發，經由來寺楊官屯到華家塢宿營。土人說張宗昌層層剝削，使民不聊生，苛捐雜稅，抽屋櫟稅，聞每一屋櫟要納稅一吊二百錢，如一幢房屋有五根屋櫟，則須繳稅六吊錢，其苛抽如此，無怪山東人民恨之入骨也。

三行伐北歸俄留

二十一日晨五時出發經閻莊、李大莊、祖莊、張官店等地到周家寨宿營，步行約六十里，於十六日由濟南向膠濟路退走，但濟口有日軍則尚未退。當日軍退出濟南時，聲明是張宗昌請他們來的，一切事情均應由張宗昌負責云。因日軍在濟南橫行不法，已引起國際注意。聞英、美特爲此派有戰艦在青島監視倭軍云。

十八日晨九時出發在平陰之北約五里地方渡河（黃河），以無橋，均以船載渡，費時不少，予與伍科員先渡，在彼岸攝影軍部渡河情形，以資紀念。經八里莊范家寨到石佛屯宿營，約行三十五里，沿途泥灰沒脰，天氣又熱，苦甚。聞土人說，敵我兩方部隊，從此地經過者連續二十八日，加之奉軍肆意搶掠，以至十室九空，幾乎連水都沒有喝。今日修改反日標語，發給各級政訓處繕貼。這裏一片荒涼，距離後方又遠，此後糧食供給，至感困難。十九日晨六時半出發，經佛堂二十里鋪前後唐窪到大辛庄宿營，因糧食缺乏，今日開始食稀飯及糠穀爲餐。渡河以後，一片廣大平原，望不見山。惟常見巍然高聳的十字架之建築物，蓋耶教堂也。這一帶地方泥土雖厚，而缺雨水，故常鬧旱災。翌日五時出發，經由來寺楊官屯到華家塢宿營。土人說張宗昌層層剝削，使民不聊生，苛捐雜稅，抽屋櫟稅，聞每一屋櫟要納稅一吊二百錢，如一幢房屋有五根屋櫟，則須繳稅六吊錢，其苛抽如此，無怪山東人民恨之入骨也。

、張官店等地到周家寨宿營，步行約六十里，沿途與鄉人談話，土人均訴說受張宗昌之橫征暴斂，無微不至。我們到達時，周家寨鄉紳排隊出迎，並指莊東北之土城爲關公斬蔡陽之地，劉備曾在縣（伊陵）居住，後來渡江，人民均隨之往，長坂橋亦在此云。

發動地方民衆參戰

二十二日晨四時半出發，因昨晚已下雨，今早仍續下不停，以致泥濘滿路，大有行路難之概。道往徐橋窪、董莊、九村到王村店宿營，約行六十里，沿途鄉民均擺設茶水相迎，均謂此地已三年不雨，你們今天帶來雨水，真是天意使你們來救人民云。其喜悅之情，溢於言表。此地距德州約有四十里，村莊頗大，縱橫連續三里，有七百多戶人家。在王村店一連住了八、九日，爲出發北上以來，住得最久之宿營地。我們在此休息待命之時，除日常工作外，做了下列各事：（一）整理和趕印反日宣傳大綱。（二）起草及趕印宣傳工作，傳工作收效不大，祇好派員赴各村莊作口頭宣傳，並有關於其他業務及一般情況，亦略有可述。

（三）分給各種宣傳小冊與他們，供其閱讀，並經常對他們講述宣傳意義及技巧，然後使之出外工作，隨時加以考核。（四）此地人民識字者少，故文字宣傳工作收效不大，祇好派員赴各村莊作口頭宣傳，傳工作收效不大，祇好派員赴各村莊作口頭宣傳，並有關於其他業務及一般情況，亦略有可述。

（四）

（五）中學生，與之作個別談話，並舉行簡單測驗，覺者：（一）聘請本地宣傳人員，以加強對當地鄉民的宣傳工作。因南方來的工作人員，語言上有隔閡，難使鄉民澈底明瞭，特備公函派員持往德縣，請縣長代爲物色。並請當地社團學校介紹。數日後由各方介紹前來的共十三人，內有小學教員及

（六）

（七）軍委會政訓處通令改稱政訓處爲政訓部。（四）

（八）五日我軍佔領交河獻，美國出兵三千來濟南，日軍於某地試放氯氣炮，並在滄州一帶佈防。

（九）還有關於其他業務及一般情況，亦略有可述。

（十）五日我軍佔領交河獻，美國出兵三千來濟南，日軍於某地試放氯氣炮，並在滄州一帶佈防。

（十一）軍委會政訓處通令改稱政訓處爲政訓部。（四）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一十）

（一百一十一）

（一百一十二）

（一百一十三）

（一百一十四）

（一百一十五）

（一百一十六）

（一百一十七）

（一百一十八）

（一百一十九）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二）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七）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一）

（一百三十二）

（一百三十三）

（一百三十四）

（一百三十五）

（一百三十六）

（一百三十七）

（一百三十八）

（一百三十九）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一）

（一百四十二）

（一百四十三）

（一百四十四）

（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六）

（一百四十七）

（一百四十八）

（一百四十九）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一）

（一百五十二）

（一百五十三）

（一百五十四）

（一百五十五）

（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七）

（一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九）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一）

（一百六十二）

（一百六十三）

（一百六十四）

（一百六十五）

（一百六十六）

（一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十九）

（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一）

（一百七十二）

（一百七十三）

（一百七十四）

（一百七十五）

（一百七十六）

（一百七十七）

（一百七十八）

（一百七十九）

（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一）

（一百八十二）

（一百八十三）

（一百八十四）

（一百八十五）

（一百八十六）

（一百八十七）

（一百八十八）

（一百八十九）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二）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七）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一）

（一百三十二）

（一百三十三）

（一百三十四）

（一百三十五）

（一百三十六）

（一百三十七）

（一百三十八）

（一百三十九）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一）

（一百四十二）

（一百四十三）

（一百四十四）

（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六）

（一百四十七）

（一百四十八）

（一百四十九）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一）

（一百五十二）

（一百五十三）

（一百五十四）

（一百五十五）

（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七）

（一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九）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一）

（一百六十二）

（一百六十三）

（一百六十四）

（一百六十五）

（一百六十六）

（一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十九）

（一百七十）

（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二）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七）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一）

（一百三十二）

（一百三十三）

（一百三十四）

（一百三十五）

（一百三十六）

（一百三十七）

（一百三十八）

（一百三十九）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一）

（一百四十二）

（一百四十三）

（一百四十四）

（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六）

（一百四十七）

（一百四十八）

（一百四十九）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一）

（一百五十二）

（一百五十三）

（一百五十四）

（一百五十五）

（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七）

（一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九）

（一百六十）

，爲在南方所少見者，無奈髮太長，不得不將就。此爲余出發後之第一次理髮也。內今已三十日，本月餉尚未發，各人袋裏早已空空如也，迫得急。晚上二十六師政訓部駱主任從後方趕到，帶來炳形信乙封，備述別後情形及南京近況，不禁爲之神往。駱主任並爲余詳述後方軍政各情，至爲興奮。(七)宣傳科在王村店所住的房屋頗寬敞，屋主爲一六十餘歲之大漢，身軀碩大而強健，看來似四十餘歲人。人極豪爽有趣，性急而耐勞，有鬍鬚，同人呼之爲張飛亦不忤，因其姓強，氣概亦略似翼德也。每夜均來坐談，來時必携雞蛋五、六枚來爲我們宵夜，不取所值。並謂此係其在家偷來爲我們宵夜，倘若老婆見到就不得了。

三十一日晨三時，由王村店出發，六時餘到達德州城駐紮。今日吹大北風，風勢甚烈，終日不能出門。我們住在師範講習所，博文中學教員及崇真小學校長來訪，談甚歡洽，並約定明日下午四時半，到該校演講。

佔領保定奉軍遁逃

六月一日仍駐德州，在此直駐到七月間政訓部裁撤爲止，未曾前進，蓋北伐軍事情況，已近尾聲，平津附近有北方之馮、閻部隊已足應付，

再無須南軍之北上矣。晚飯後，應約前往博文中學演講，略講國民革命與不平等條約數十分鐘，到各團體百餘人，內有三民主義研究會、學聯會、婦女協進會等，六時半開會，至九時半散會。
六月二日接通報：(一)我軍已於一日佔領保定。(二)二十六師某團連附拂款潛逃。(三)某團營長吸鴉片，撤職。(四)某團班長聚賭，槍斃。又接總司令部命令，直、魯兩省禁貼標語，並須制止各團體張貼。保定爲北方軍事要地，保定已下，則北伐軍事，當可告一段落，可以說北伐大功大致算是完成了，今後問題在如何善後，政治的設施、民衆的安撫以及士兵的訓練，成爲更重要的工作了。因此今日繼續編訂士兵政治訓練大綱，以備應用。晚上政訓部請外面廚師做了三桌酒席，爲同人慰勞以及表示慶祝北伐成功之意。飯後有一不速之客，自稱黎澧源，前來求職，謂係第三師政治部友人邀其到該部工作，因找不着隊伍，以致流落，願來此當勤務兵云。余問其友人姓名及邀其工作情形，則支吾以對。旋由主任再加考察，認爲可疑，恐別有作用，遂派人送往軍部審訊。翌日繼續編訂士兵政治訓練大綱，現已完成上篇，並飭員佈置會議廳，定明日召集各團體代表談話，及派員往城內外，勘察寫固定標語位置。接馮總司令電，謂我軍不得在天津二十里內進駐，亦不得進入北京十里內。祇可派一團人在京城內維持秩序，並調張逆連來滄州及京津線三十車毒瓦斯云。

今日(四日)派人到公安局請代僱油漆匠數人，以爲油寫牆壁標語之用，結果僱得四人。商

定油寫牆壁標語二十一處，四天完成，包工料共銀七十二元，明日開始工作。今午一時召集德州各團體代表談話，商改善各團體組織及工作事宜。因德州現有之新舊民衆團體，如學聯會、婦協會、三民主義研究會、商會、自治籌備會、地方財政管理處等之組織體系及工作內容，多不符合法規，對於團體組織之意義、職權及作用，尤屬茫然，頗形混亂，應加以整理，使其上軌道。經數小時之解釋、研討，各代表始較明瞭團體組織之法定手續、職權及工作方針，均允爲改善。晚飯後，往北門參觀著名之觀音五十三變圖，相傳明代時有縣宰之女，年方七歲，卽繪此圖(卽紅鞋兒拜觀音五十三變圖)，至十四歲繡竣卽死去。人謂此女是觀音在天現變時，使其觀看後，着其下凡繡之，以爲紀念，繡畢，卽接其回天堂云。此種傳說，難以置信，但此圖保存極好，繡工亦頗可觀，且有不少名人題字於圖面及圖背，是亦不尋常之物品也。五日得軍部通報：我軍已佔領靜海；京綏線已進至懷來；京漢線已進至興。第三集團軍一部進至大城、張逆作霖確於昨日出關。北京秩序由王士珍、熊希齡等維持。

六日得通報：接馮總司令玉祥來電：天津美、英、意、比各國外交方面無問題。惟日本尙在交涉中。後又得通報，謂日本政府正式答覆條件多許，對於滿洲已視爲私有了(在條件上儼然說對於滿洲採取斷然有效之措置)。噫！中國雖未

亡，弱國之外交難解，可見一斑。七日得通報：據馮總司令來電：瀋陽發現地雷，吳俊陞、張作霖被炸斃，莫德惠受重傷，楊宇霆逃奉。午後接

軍委會政訓部來電，令將團政訓員調回後方考試。軍、師政訓部酌裁減人員。其所裁減之人員，集合候命調回者試。

裁減人員發生困擾

八日，各師政訓處關、駱、譚三位主任，來談商關於裁減人員及有關師政訓處各問題。中央銀行已派員來德州籌備兌現小洋票。定明日開始兌現。現時德州物價，因小洋票未有兌現關係，較平時為昂，就余所知，例如：鴿子每隻小洋二角餘，小鏡每具小洋十角，日記簿子每本小洋四角，開兌後，物價當會趨跌，恢復常態。德州盛產杏果，果園頗多，晚飯後常偕同事譚主任信步至果園向園主購取樹上熟之杏果啖食，味殊清甜，亦別有風味也。九日，二十六師政訓部於下午四時，舉行全師官兵同樂會，邀余參加，余適有要事未能赴會。聞此次同樂會遊藝節目頗多，官兵歡樂一堂，氣氛融洽，情況至為熱烈云。

中央銀行開始兌換小票，往兌者甚為擁擠，長龍排滿街道，幾不能通行，賴警察維持，始能勉使行人通過。貨價亦隨之低跌。市場出售之貨品，亦較前為多，可見未兌現前人民對小票尚缺乏信心。山東文盲甚多，人民智識低下，惟對三國演義之內容，頗為熟知，即不識字者，亦能滔滔不絕，說出其故事內容，有如背誦焉，誠奇事也。山東學校教育，多操諸教會，一切文化都集中在教會，因之各種社會活動，也就操縱於教會學校。即就德州而言，美國公理會在此設有博文中學、衛氏醫院、博濟醫院、衛氏女校，內分中

小學，崇貞女校。天主教堂也設有小學。此間除教會所辦之學校外，幾無學校可言。即有之亦是簡陋不堪，以視教會學校，真是大巫見小巫。我曾參觀過各種學校，如博文中學等，凡是教會所有者，無不校舍整潔堂皇，學生精神煥發。反之則因陋就簡，顯著凌亂，學生亦乏朝氣，至校內設備更差，實在令人氣短，學生營養普遍不良，多係煮食小米混高粱以果腹，間或有食饅頭者，然亦不多。十一日下午二時召集當地團體代表，假縣政府籌開慶祝北伐勝利大會，我代表軍政訓部主持其事。到團體單位十九，代表共數十人，

商決正式成立慶祝北伐勝利大會籌備委員會，分配工作，並定十七日開會慶祝。散會後回部始知我奉委兼任秘書，從此又多一重負擔。翌日上午到縣府續開慶祝北伐勝利大會籌備委員會議，討論各部門工作進行事宜。下午聞蔣總司令辭職，不勝憤慨，據朱總指揮電軍部，謂總座因病不能視事，呈請國府辭去本兼各職，請第一集團軍各將領通電挽留云。因此慶祝北伐勝利大會奉命暫緩舉行。

十三日發表軍師政訓部裁撤職員名單，並發放被裁撤人員五月份薪餉及犒賞費。為解決裁撤人員所引起之各問題，各師政訓部主任，均來會商，大致均已解決，並通知被裁人員預備回京。

本部被裁人員和主任及陳科長等，亦決於十五日，舉杯共酌間，頗有不勝惜別之感。山東產綢，頗負盛名，予特為購得一疋，交伍君帶返京，藉作紀念。今晨主任回京時，僅留下本部經費一千

六百餘元，實在困難萬分。午後主任從平原來電，話囑代轉各團指導員，回京後須到政訓部報到。旋山東省黨務指導員和縣黨部委員來部商談慶祝北伐勝利大會事，擬繼續進行。並談及劉鎮華和方振武所委派之各縣長苛索情形，不勝憤慨，並

謂第四方面軍九十一師政治部尤為卑劣，該師政治部曾向當地籌得數百元，撥其中二百元津貼與三民主義研究會，但該會因組織不合法，被取消，擬將該款轉撥與縣黨部，而該師政治部硬要提回自用，且向縣黨部同志施以威脅恫嚇，殊屬令人齒冷。

初，冷主任辭職前，曾數次商請以余代理主任，余自度能力薄弱，極力婉辭，最後冷主任知我奉委兼任秘書，從此又多一重負擔。翌日，余不可強，乃懇切請余推薦主任人選，彼此商酌之下，決定請本軍二十五師政訓處關主任兼任軍政訓處主任，因該師駐地與軍部密邇，故請其即日到軍政訓部接代，關代主任到後與余會商，後各種進行事宜。晚，接慶祝北伐勝利大會來函，明日上午九時召開執行委員會繼續推進籌備工作。本軍政訓部五月份薪餉尚未領到，而最近進行事宜，其中文字宣傳方面，最低預算需要五餉去了，因此各級政訓處均只能暫時維持伙食，經費異常支絀。

十七日晚總政訓部宣傳隊來部商議宣傳工作，進行事宜，其中文字宣傳方面，最低預算需要五六十元，作為石印傳單宣言等之用，亦覺籌措不易矣。

今早關代主任回桑園原駐地，因其本職係二十五師政訓處主任，該處從今晚起連開軍民聯歡

(三) 行伐北國歸俄留

會三天，本部部務暫由余代行。自奉令裁減工作人員後，因人員過少，各種工作推進不易，已成看守狀態。前日二十六師政訓處駱德榮主任又請辭職，只得婉勸請其稍緩再說，以暫維殘局。近以人少事簡，晚飯後常與譚主任、黃科員等同往運河傍散步，見風帆片片，穿梭上下，飄浮在碧澄之江水上，偶聞漁歌晚唱，水聲涼涼，雅趣橫生，頗富詩意。時序入夏，日間悶熱，入夜轉涼，西瓜已上市，惟尚未到多量時期，著名之道地德州西瓜，幸得緣飽嘗，亦一快事。閒來無事，日常與三數同僚友好，圍雪（窖藏之雪）談笑，藉資消遣。二十日上午駱主任來領款，並告余以第三軍第八師由馬廠開回，駐紮兵工廠。八師政訓部同學黃幹喬、李德隆、高雲裳等約請到該部晚餐，藉敘闊別。未幾周秉達（四軍特別黨部職員）來，即偕同黃大鈞往參觀衛氏博濟醫院及學校。該醫院設備頗好，規模亦不小，為美國教會所設立者。參觀後順訪該校教員于君及張君，晤談片刻，因時間關係，未能暢敘。回來時在南門外，邂逅高雲裳同學，稍事休息，即同往兵工廠晚餐。各同學別來已久，各事征程，偶然在此前方聚首一堂，均覺異常興奮，互敘別後情形，笑語不絕。早上接通報，知總座已打銷辭意，並擬於一星期內北上巡視云。晚間接軍部通知：謂請得山東著名馬戲班於明日上午八時在兵工廠前空地表演，各直屬部隊除值日官及守衛士兵外，餘均可前往參觀云。軍中生活，平日至為枯燥，尤其在前方，戰事停止後，更感乏味，今得有馬戲看，各人心情莫不為之振奮，皆大歡喜，無論官兵，無不踴躍前往觀看，一舒苦悶。

祝捷大會口號之爭

二十一日上午各師政訓部來領經費，因總政訓部撥來款項極少，祇每師各發二百元，以應急需。下午應縣黨部之邀，到博文中學對總政訓部的宣傳隊員講話，演講要點是說明明日慶祝北伐勝利大會時應如何向民眾宣傳，作為宣傳隊員出外向民眾宣傳之綱要。是次到有宣傳隊員二十餘人，據總政訓部宣傳隊員說，今日在縣政府開會，商討明日慶祝北伐勝利大會口號時，對於「擁護勞苦功高的蔣總司令」這一口號，縣政府和縣黨部的代表均表示反對，殊堪憤慨，不知是何用心也。二十二日慶祝北伐勝利大會在縣政府後面空地舉行，上午九時至十二時舉行慶祝儀式及演講，下午二時至六時為遊藝大會，到會民衆頗多，一股軍民同樂之氣氛，充分表現軍民融洽無間，及民眾對革命軍熱烈歡迎之情緒，惟主席團擬向大會提案中內有：「擁護蔣總司令繼續肅清殘餘軍閥」一項，縣黨部和縣政府亦加以反對，殊屬費解，雖因多數贊成，卒提付大會通過，亦可見反動勢力仍潛伏不小。本擬明日繼續舉行六二三慘案紀念，因籌備不及，未能如願，至為惆悵，只好預備傳單以便明日散發藉資紀念，以喚醒民衆雪恥圖存。

二十三日早上接總政治部電：「奉總座手諭，各師政治部着即取消」等語。以本部經費無着，解散頗為困難，乃特電約各師政治部主任來商善後辦法，一面電令主任請示，一面擬明日往臨長陳虞卿同志亦來談話，均不以昨日縣黨部及縣政府代表之態度為然。四軍新兵一連，今日入住部內，喧囂殊甚，此等未經訓練之新兵與訓練之舊兵比較，真有天淵之別。二十四日晨，由關代主任等往臨清領餉，並電知教一師政訓部林主任請其預備辦理結束。其他各師政訓部主任，均已前來談商，各人均在軍政訓部候前往臨清領款人回來，以便資遣人員結束業務，但領款人員直至二十五日下午五時始回來，領不到分文，殊令人失望，後經各師政治部主任暨秘書商議結果，大家同意由軍政治部向軍部借款若干，發給各員路費，回南京後領得薪餉再行補發。結果借一千八百元，每師發三百五十元，先發給各師勤務兵。司書薪餉，官長一律回京補領，無米之炊，殊難為婦。憶當戰時政治工作人員，隨軍出發，在槍林彈雨中，冒險工作，不畏艱難，勞而無怨。一旦戰事終止，則一紙空文，命令取消，薪餉無着，各工作人員身在前方，大有有家歸不得之勢，令人啼笑皆非，國貧如此，殊堪浩嘆。

二十七日接冷主任來電，謂已領到各師政工人員遣散費二千元，無法解來，只有促各師政治部趕辦各種餉冊及公文，以備交各師政治部主任明日帶回京辦理。早上宣傳隊楊寶庠同志來抄口令，因該隊駐在地接濟困難，預備明日開往臨清。

花團事。晚接冷主任來電告以下列各事：（一）遣散費二千元無法解來。（二）同京之人員尚未考試。（三）俟軍政訓部編制決定後，本人即回來。

二十九日廿五師政工人員由桑園到此，預備明日啓程返京。接冷主任來電，謂五月份軍訓部經費或可領得。六月份規定僅一千元云。經費困難至以此極，真不知如何善後。近兩日來已聞有汽笛聲，德津間交通，料不日可恢復。

通報，七月三日津德間鐵路有客車開行。又接總政訓部通令以後一、四、九各軍政訓部在前方經理處領餉，比前略為方便。七月一日聞軍部有汽車往兗州接副軍長，我南回之念又悠然而生。遂由德津風調周副官代爲詳查汽車開行情形，以便搭往兗州，轉車回京。關代主任堅不欲予去。但吾去志已決，無法可留，本部存款尙有七百餘元，即以之清發五月份薪餉，是晚月亮當空時，我們在黃科員住處庭前談笑歌唱，頗極一時之樂。

二日天氣甚熱，日中無事與關代主任園雪而坐，閒談結束事務。不久，周副官來，說明日軍部有汽車去兗州，我與黃科員大鈞決意搭此車回後方。黃昏時與黃氏居停主人吳氏母女攝影留念，晚上特請某遊藝會演員十餘人到部演唱京劇，遣，大鑼大鼓，十分熱鬧，打破前方沉悶氣氛，亦一趣事也。聽罷京戲，即整理行裝，準備明日南返。三日晨三時起床，三時半赴軍部集合，四時半乘汽車啟程，經平原等地由魚山渡黃河。到

黃河澎湃征人愁緒

河沿時已五時有奇。在此候船渡河。適第三軍運輸車多，候至垂暮始得渡河。因已天黑，不便續行，即在河傍姜溝宿營。今日一路上天氣很熱，風塵又大，且道路不平，顛簸萬狀。到此已極感疲勞。晚上又找不着東西吃，多方設法，祇得到一碗粥，實不够飽。姜溝地方是一小村，僅有居民數十，並無店舖，備極荒涼。入夜仍熱極不能入睡，終夜踽踽徘徊於明月亮照下之河畔，舉首眺望，銀光滿地，萬籟無聲，河水奔流，舟橫兩岸，波光帆影，一種天然美景，觸發征人愁緒，不禁感慨萬千。四日乘原車由姜溝開行。瞬抵東阿，停車小憩。此地出產阿膠，遠近馳名，順購少許，以實行囊。車經汶上等縣，十二時到達兗州之五里庄鐵路旁，因同行之車有一輛損壞，停止修理。至下午二時始入城。今日天氣熱，旅途甚感辛苦，且食物缺乏，早上祇吃一小碗粥，沿途僅得些雜食，飲水最多。到兗州後，即住宿軍部辦事處。其時副軍長尙未到，同行各人商定明日往曲阜（曲阜離此約三十里）擬於早晨前往，以便趕回轉搭下午一時特別快車南返，已僱定洋車來回，每人車資二元。五日晨四時餘啓程前往曲阜，車行二時，即抵達孔廟參觀。廟頗宏大，有孔子食井，千古猶新。旋往廟東衍聖公府，請謁衍聖公，聞者見我等數人，均着軍裝，頗露恐懼之態，後見我們舉止斯文，不似北軍之粗暴，始請我們在廳中稍候，入內稟報。俄而由一書生

引一數歲孩童出，爲我們介見，謂即衍聖公（名孔德成），時方九歲，貌端莊，一表才華，不失爲孔聖之後。其對我們似有戒懼之心，不欲多說話，問一句，答一句。我們曾問及其學業情形，知其有中英文教師指導其學習中英文，並有經師，爲之講習經典，旁及禮樂。我們不欲多擾，乃徵其同意，爲之攝影一幀，以留紀念。辭出後，繼往孔林各處瀏覽。林頗大，有孔子墓，子貢手植檜，子貢廬墓處。孔子墓歷代帝王頗有御題，尤以乾隆康熙題字最多。此曠代之歷史勝蹟，瞻仰之餘，令人徘徊不忍去。風景之優美，實其餘事也。十一時驅車回兗州。抵埗時已下午一時，聞特別快車尚未到，飯後，往車站查詢，據稱今日多開徐州一次，須明日始有特別快車云。迫得在此多宿一宵。下午大雨傾盆，不便外出，在寓休息。六日上午啓程南行。下午二時餘抵徐州，七日下午二時抵京。溯余自十七年四月四日由京渡江，隨軍出發，參加第三次北伐，途經江蘇、山東等地，賴士氣之昂揚，民心之歸附，一路摧枯拉朽，經二月餘之征伐，已底定京津。隨着東北之易職，中國之統一，遂告完成。各部隊之政治工作機構，因戰事之結束而解散。至是，余乃得解甲歸來，重見別來三月之首都，得與一般親友聚首談笑，欣逢國家已統一，心情之興奮愉快，真非筆墨所能形容。然而曾幾何時，內戰又爆發矣。痛國事之蜩螗，悲民生之疾苦，無淚可揮。前者革命軍爲求國家之統一，建立民主政權，誓師北伐，蕩平軍閥，掃除建國之障礙。今後則爲革命陣營內部之傾軋、反叛，徒苦吾民。